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四合院的拆遷

雙城記　何冀平

童年居住的四合院，在天安門西側對面，正對着中南海的東大門。我讀的幼稚園在中山公園裡，讀的小學與中南海只一牆之隔，同班同學有不少是住在中南海的高幹子女，他們衣着普通，沒有任何特權，唯一特別的是，他們出入中南海就像逛公園，中午放學可以跑回家去吃飯。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就住在隔壁，卻並沒有太多設防，只是，我的小學不准養兔子、小老鼠之類的小動物，怕穿牆挖洞。

1958年秋天，北京決定修建人民大會堂，確定了大會堂的選址之後，一聲號令：搬遷。一個月內，所在街巷民居紛紛獻身。最早被拆遷的是司法部街。這是一條南北方向的街，全長與現在的人民大會堂南北長度差不多，現在已經是人民大會堂地基。大中府、小中府、大四眼井、小四眼井、旗守衛、鑾輿衛夾道、兵部窪（國家大劇院所在），從冠名和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在明清時候，它們都具有為紫禁城服務的職能，這些地名也隨着搬遷永遠消失了。

皇城附近的四合院，住的多是有些家底的殷實人家，記得有名醫、名律師、名演員、書法家，還有民國時期的政要，四合院都比較寬大、黑或紅漆大門，門內有影壁、垂花門，前廊後廈。雖說是「故土難離」，可一萬多人家沒說一個不字，拆遷為的是北京建設，為修建人民大會堂，應該奉獻。

一批住在離皇城最近的老北京人，成了最早的拆遷戶。拆遷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北京政府給予安置，輔以經濟補償，補償實在是象徵式的很少，換了是現在，「二環」中心，北京心臟，每一個四合院，每一平方米要補償多少錢，一定是天價。老北京人，為人民大會堂，獻出這片無價的珍貴地皮。一萬多戶居民，沒有一戶「思想上有疙瘩」的釘子戶，告別家園，高高興興遷往偏遠的，北京城角落的一片剛建好的樓群，每戶從二十至四十間房，變為兩至三間房的單元樓。

隨後，五十多萬平方米的房子被推平了。施工時，只有原駐地市民可以在周末、晚上或節假日，參加建設人民大會堂的義務勞動，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光榮。

如今，每當驅車經過那塊地方，頭都會轉向一邊，眼睛在尋找着我家四合院的原址，不止我，曾經住在那裡的老百姓，仍然記得，他們的家在現在的人民大會堂、國家大劇院的哪個位置。

陳美齡「有益圖書俱樂部」

此山中　鄧達智

為裨益兒童與少年，長居日本的陳美齡心在香港糾眾搞了一個讀書俱樂部，讓社會不同界別人士提供他們心目中五本好書，年齡分為：0~3、4~6、7~9、10~12、13~15、16~18六組，按參與評選各專業人士提供，得出最高票數總和，以客觀數字選出向各歲數組別推薦的好書，筆者亦為推薦人及評選者。有感今天兒童及年輕人投入網絡世界者多，傳統閱讀者少，同意並支持美齡者頗踴躍，投票書籍的數量盛況空前。

筆者原本搞錯提供書籍的對象為幼稚園至小學，一時間甚是為難，離開童年那麼遠，縱有記憶也難以記得內容，更不知選擇可有出版？後來問個究竟，知道上限去到十八歲，情況有頗大分別與空間。

選出五本之前，其實心愛書籍頗多：《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豐子愷漫畫選繹》，作者明川（小思老師盧瑋鑾）；《大中東行紀》，作者張信剛；《Lao Tsu Tao Tae Ching》（老子道德經），譯者Gia-Fu Feng, Jane English；《The Little Prince》（小王子），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ery；《Arts of Travel》，作者Alain de Botton；《An Angel at my Table》，作者Janet Frame；《Out of Africa》，作者Isak Dinesen。自己選出提交的五本：《豐子愷漫畫選繹》、《大中東紀行》、《The Little Prince》、《Arts of Travel》、《道德經》。

最後結果，在下提供只有《小王子》入選六十強。

幾乎世上所有文字皆有《小王子》翻譯版，絕對是不少人少年時心愛、成長後不斷翻閱的天書。萬眾一心，愛他穿越不同年齡時空，童年時讀來似童話，成年後再讀感受箇中成熟的智慧，永不落伍。

《儒林外史》雖然沒有《紅樓夢》的豐盛情節並無限隱喻與詩詞，透過生動活潑文字帶來不少尖銳幽默，從中看到數百年前中國不同地貌與生活方式，人情冷暖的世故。敘述非常現代化，不似絕大部分小說從一而終就是那幾個主角。相反，不少人淡入不少人淡出於人生長河，昨天是主角、今天是配角、明天消逝不再浮現。如果明白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物的關係本應如是，大概不會過分投入與執着。這是一眾古典文學中，筆者的至愛，反而最後放棄提名……

何解？

讀古典文學者愈來愈少，就算讀，也先挑《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等，不若將它繼續保留在自己心中，靜默而享樂地一個人閱讀。

智力與武力

作業簿　林作

上回提到在#metoo的風波裡面，坊間有不少聲音指出若果要性侵受害人庭上作證，等於要她重新經歷一次被害的情況，實在過於殘忍，以及即使法律宣判一個人無罪，亦未必等於他真正無罪。

老實講，我對上述的論點有部分是認同的，如受害人在法庭上重複被害的經歷及要被盤問確實很殘酷（尤其是若果該國法律對她們在庭上私隱保護不足的情況下），以及的確古往今來有很多明顯有罪的人最後逃脫了法律的審判，這是無庸置疑的。然而，這就足以去讓大家不尊重法庭的判決，從而去選擇用網絡審判別人呢？

法律確實不完美，有很多的漏洞與灰色地帶，但卻是唯一能令大多數人滿意以及接受。我大膽地認為，法律並不是要為所有人帶來公平公正（況且根本不現實），而是為人類這個整體帶來規則從而可以穩定地發展及進化。試想想，為什麼殺人、傷人、打鬥等等行為不被鼓勵以及允許？因為在現今社會中，智力比武力為人類帶來的福祉實在大太多，所以我們不希望見到一些能用智力貢獻社會的人被「武力」所傷害。我擔保，若果這世界上人類可以習武從而做到移山填海，甚至肉身上太空等等科幻小說情節地步的話，法律上對於武力罪行等等的規條一定會大大不同。

扯遠了，總之，若果找不到一種比法律更有效的審判方法之前，那我們只好繼續使用並慢慢隨着科技的進步去進行改善。其實，不止性侵受害人，我認為要求任何被傷害過的人去在庭上重新回憶並複述受傷的過程都非常殘忍。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也許未來我們會有更有效的採證以及監測科技，甚至可以還原整個犯罪過程從而使受害人無須於庭上作供。

但在此之前，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加強對被害人在法庭上的保護，並鼓勵他們勇敢面對。很喜歡荷里活電影《Rocky》裡面主角跟兒子的對話：「Nobody is going to hit as hard as life. But it ain't about how hard you hit. It's about how hard you can get h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That's how winning is done！」借此鼓勵所有被性侵的女士或男士，不要害怕，勇敢挺身去指證曾傷害過你的人！

茫

隨想國　興國

台灣今年選出的代表字，是個茫字。台灣的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說，台灣要何去何從？台灣民眾一點也不知道，因為執政黨的施政一點方向都沒有。台灣民眾只能茫茫然不知所措。

為何這個茫字會獲選為台灣的年度代表字？除了民進黨施政沒有方向之外，有大學校長指出，台灣的景氣低薪不振，令年輕人對未來迷茫，而且這種迷茫的感覺，更是茫無際涯，看不到出處在何方。

茫，也通忙。民進黨忙於修法，但修法的結果，是愈修愈讓民眾感到茫無所知，無所適從。茫，也通恍，茫惚，就是恍惚，韓愈詩說：「因言天外事，茫惚使人愁。」民進黨執政一年多以來，台灣民眾的感覺，是無論政府做什麼事，都不着地，令人恍恍惚惚，不但發愁，更是覺得前途茫茫。

台灣民眾感覺到的茫，更是一浪接一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簡直就是古人說的「茫浪」——孟浪也。因為孟浪而草率，所以修出的法令都被學者質疑另有目的，不是偏向選舉的金主，就是為了整垮國民黨而作出，甚至懷疑全都是為了明年的選舉。像前陣子通過的所謂促進轉型正義的「促轉」法，居然可以自行定義什麼年代為威權時代，而置日治時代殺了幾十萬人的威權於不顧，令有識之士除了心感茫然之外，更讓民眾洞悉，原來民進黨是這樣茫昧。

所謂茫然無所適從，就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有些修法明明是讓民主倒退，卻大言不慚說是民主在修法後又往前邁進一步。真是合了《莊子．天下》說的：「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未之盡也。」民進黨的歪理，總是多得說不完，今年台灣選了個茫字為年度代表字，似乎說出了那些歪理，終於讓民眾明白，原來是想把情況搞得混淆不清以便在眾人茫茫然時好混水摸魚也。

黃金旅遊線—西成高鐵

古今談　范舉

高鐵明年通車了，香港人將有機會乘搭高鐵，暢遊最高旅遊價值的名勝，重溫中國文化，提高民族的自豪感。

中國最偉大的文化，來自秦漢唐三個朝代，西安、漢水、四川，都在中國的古文和詩詞歌賦，得到強烈的體現。

杜牧的《阿房宮賦》寫到了「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勾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台暖響，春光融融。」

李白更加寫出了從長安到四川的沿途美景：「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

香江人可以乘坐高鐵到達成都，然後再轉成都到西安的高速鐵路，遊覽中國最美麗的風景區。西成線二等座票價263元，相當便宜。如果從西安北乘坐高鐵出發，7分鐘就能到達這個西安城區第二座高鐵站——阿房宮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秦代的兵馬俑和阿房宮的遺址。新場街站是西成高鐵全線海拔最高的車站，達1,594米。在這裡俯望車站南北，就是在俯望祖國大地南北。從大秦嶺隧道鑽出，再鑽進天華山隧道，從上坡路變下坡路，僅僅需要十幾秒，旅客在不經意間已經越過了秦嶺之巔。

佛坪高鐵站位於漢中市佛坪縣，距離佛坪熊貓谷只有30分鐘的車程，在熊貓谷能夠看到世界唯一的棕色大熊貓。站房頂部為三角形山的形狀，幕牆窗櫺是綠色的竹節樣式，站前廣場上設有金屬的熊貓拱門，具有濃郁的地域特點。

洋縣西站：「朱鷺之鄉」為了確保朱鷺飛行安全，在洋縣周邊的高鐵線路兩邊設置了鳥類保護網，這些細密的藍色金屬網，方便朱鷺識別，防止朱鷺誤撞受傷。

城固北站：絲路使者張騫的故里城固是漢代探險家、旅行家、外交家、絲綢之路開拓者張騫的故里。

漢中站：與西成高鐵開通後，漢中也將結束與西安沒有直達火車的歷史。我們為什麼叫做漢人？因為我們的祖先，最早的時候，就在漢中生息和發源，再度轉黃河流域。

沿途各個車站可以買到土特產：來自大秦嶺深處的土蜂蜜、野豬肉、茱萸、山藥等綠色山貨依次擺放在貨架上，有需要購買山貨的乘客掃一掃貨架上的二維碼即可自助選購。

■在熊貓谷能夠看到世界唯一的棕色大熊貓。　網上圖片

電梯驚魂記

百家廊　廖書蘭

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凡舉辦各類型大小會議，皆邀請四地參與。筆者作為居港台灣同胞，自然是主辦單位的邀請對象。接待單位的工作人員，個個彬彬有禮，真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但是這一次，就是這一次的經歷讓我有如夢魘！

我們這一團大多是文化人，幾乎每一位團友都要我將此次電梯驚魂45分鐘經歷寫出來。

話說這一天已近我們采風的尾聲了，我們抵達邊陲小鎮，一行人風塵僕僕入住五星級酒店，有人提議，晚飯後到街上走走了解風土民情，於是大家約好8點35分到8點40分，在酒店大堂集合。

我進了房間，安頓好行李，走出房門剛到電梯口，這個時候，這次旅行群組的微信響一下，我一邊踏進電梯，一邊低頭查看這個微信的照片「某某詩詞學會」正在心中暗喜，在這小城，竟然還有文學團體？就在這個時候，電梯突然停了，這個空間只有我一個人，一下子全黑了，漆黑的空間沒有一點點的聲音，伸手不見五指。

第一時間，我按了有阿拉伯數字的電腦板，電梯沒有任何反應，我有點慌，一轉頭我看見，自己看着自己！我知道，必須定神、聚神，吸了一口元氣鎮定地找到黃色的警鐘，我按！我再按！每一次按都響了很久！我瘋狂地按！終於聽到有個男人的聲音「什麼事？」我說：「我被困在電梯裡了！」他說：「沒事的，一兩分鐘就有電了。」我稍微放下心了，開始找我的朋友，發現手機通訊記錄裡面，沒有一個是此行的同伴，怎麼辦？！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得找這一團的同伴啊！終於想到有一個同行的香港朋友，可能他的電話號碼留在我的手機記錄裡，「希望沒有被自動洗掉」我心裡想着。於是找啊找！翻啊翻！終於看到了一個號碼，我試着打出，打了幾次都不通（因為我在電梯槽裡，沒有信號）。

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尤其是一個人在黑暗的空間裡，伸手不見五指，漆黑一片，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恐懼感，讓我覺得接近了死亡的邊緣，怎麼辦？！我擔心可能會死在這裡，可能到第二天早上在旅遊車裡導遊點人數時才知道少了一個人，酒店的人可能會說什麼都不知道！我的腦筋出現了極為可怕的畫面……然後以人口失蹤案了結。我亂七八糟地想着，想歸想，我還是積極地找辦法自救……

「還好，就只有我一個人在電梯裡，要不然，對方的一句言語或一個行為都可能會影響我的判斷！還會跟我搶空氣呢！」我一邊想着，一邊繼續打電話，響了很久，我擔心他沒有接！終於我聽到他的聲音「喂！」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響亮的聲音（這意味着我有救了），我沒有一句廢話，簡單地告訴他我是誰，我被困在電梯裡，我需要空氣。

在這個窄小密封的空間裡，空氣愈來愈少，我開始脫衣服，我想着，幸好只有我一個人，要不然，空氣就不夠用了！我再次狂按警鐘，男人的聲音又出現，叫我等一兩分鐘，馬上就有電來了。我告訴他，我需要空氣，他說，有的。（我能相信他嗎？）我開始以打坐的形式坐了下來，企圖閉目養氣，節省空氣的流失。等待這所謂的一兩分鐘後，有電來。

但是空氣真的愈來愈少了，我開始有點頭暈，胸口很悶，我站起來再次狂按警鐘，電梯的天花板上，出現了一盞微弱的燈光，男人還是說：「等一兩分鐘，就有電了。」

這個時候我的手機響啦！剛才的朋友來了電話，叫我別擔心，他們正在想辦法，我只說，「我要空氣！」我坐着繼續閉目養氣，我擔心，救援的人還沒到之前，我已經因為缺氧而死了。我發了微信通知我的至親好友，說明地點、日期、我遇到的是什麼危險（由於沒有網絡，微信根本無法發出）！

我開始聽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問我在哪一層樓？我明明回答他「我在這裡，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層樓？」但是他聽不見，他完全聽不見！他的聲音愈來愈遠……於是我再打了一個電話給朋友，他這一次很快地接了電話，並告訴我，主辦單位的負責人也知道了，正在處理，我要他把這個電話交給了這位負責人，當我一聽到她的聲音，確實讓我安心不少，我也重複地告訴她，我需要空氣！

時間又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費盡了力氣，站起來，再次的狂按警鐘，那個男人還是說：「等一兩分鐘，就有電」，這個時候，我說「我是香港派來這裡做地方考察的，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你們要負責任的！」這句話才說了，他馬上說：「你不要站在靠近電梯門。」我問「為什麼？」他說：「我要打開電梯門，電梯可能會不穩。」於是我躲在電梯角落，結果門真的開了，一陣清風撲面而來，我吸了一口氧氣，有了光亮，有個男孩子站在電梯門口，用手撐着電梯門邊，叫我出去，我站起身來看到電梯底面與地面的距離，有一兩尺之高，這意味着我要使出力氣跨出去，我的雙腿沒有力，有一兩秒鐘的時間，我在想，究竟把我的包、衣服留在電梯裡，自己跨出去？還是彎腰把它們一起帶走？

我決定，開口要那個男孩子牽我的手，把我拉出去，我的另外一隻手則拿着我的包和衣服，就這麼一拉手，我出來了，這個男孩子竟然就一溜煙不見了，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是誰？我摸黑找尋樓梯走下大堂，見到我們的團友，他們說，我的臉通紅、異常地紅！我看看時間，是9點25分。他們說，約好的時間不見我，這一區都停電，就擔心我困在電梯裡，問了酒店經理和所有職工，他們都說，電梯裡沒有人!! 我的團友又問「電梯裡有沒有空氣？」酒店的個個人都說「有！」

第二天早上，我照樣要從19樓乘電梯下樓吃早餐，這一次電梯裡面有五位男士，他們異口同聲地在討論「就是這一台電梯了，聽說昨天晚上停電，有一個人困在電梯裡面」，我見他們四處張望，我說：「就是我！你們看，這個電梯有沒有通風設備？」他們以專業的口吻道：「沒有通風設備。」

我已經安全地回到了香港，回想起這一次困在電梯裡的45分鐘經歷，可說是在死亡的邊緣擦身而過。例如那天我沒有帶手機、手機沒有電、沒有一位團友的手提電話號碼，或者我自己安靜地在電梯裡等！不積極主動地想辦法！更或者，我相信電梯對講機裡的男人說：「一兩分鐘，就有電！」更危險的可能是，電梯被強硬打開門時，我乘的電梯不是停在樓面上下的近距離，更或者，就在我跨出電梯的那一剎那間，電來了！」那會是怎樣的一個結局呢？我真是倒抽了一口冷氣！

腦海裡盤旋着兩個感想：1.要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在生命面前，不分貴賤，人人平等。2. 難道這家五星級酒店沒有後備電嗎？沒有自動發電機嗎？

今天國家不僅站起來、富起來、也強起來了！我們已經與世界接軌，到現在影響世界！國家的一些建設成就驕人！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在民間經營的商業酒店管理方面還需要加強培訓！這家酒店如果能夠善用後備電源，以後的住客不會再經歷電梯驚魂，對酒店和所在的城市的未來發展，一定大有好處。

■當整座酒店都恢復了電力供應，唯獨這台電梯仍然沒有電，他們知不知道電梯內有人被困了45分鐘？　作者提供

流行曲的誤會

演藝蝶影　小蝶

粵語流行曲《離別的叮嚀》彷彿就與張偉文劃成等號。我認識這首歌亦是從他的演繹開始，過去多年一直以為他是此曲的原唱者。直至近日我與炳哥譚炳文聊天時，才從他口中得悉原來他才是《離別的叮嚀》的原唱者。話說多年前張偉文一次見到炳哥時，向前輩表示自己在歌唱比賽中唱了他的歌曲。炳哥在過去半個世紀唱了無數的粵語時代曲，竟然一時記不起原來自己曾經原唱了此曲。若非張偉文提起，他已經完全忘了這首流行數十年的金曲原來是出自自己的唱片。我上網搜查，原來是由他和女歌手鳴茜合唱。這也解釋了我心中的疑慮：我一直覺得《離別的叮嚀》似是男女合唱的歌曲而非單由男聲獨唱，原來本來真的是由男女合唱的。

炳哥的另一首名曲《舊歡如夢》恐怕也有着同樣的命運。現時年輕人都是聽李克勤的版本的，可能不知道此曲原是炳哥的作品；但對認識《舊歡如夢》的觀眾來說，若炳哥登台時不唱此曲，恐怕不會讓他下台。《舊歡如夢》的原曲其實是國語時代曲《台灣小調》，由葛蘭原唱，是她在一九五九年的電影《空中小姐》中所唱的其中一首插曲，歌調全是讚美寶島的種種優點。

提起《簾捲西風》，大家都會想起麥潔雯，以為她是原唱者，其實原唱者是吳香倫。當年，麥潔雯參加歌唱比賽，就像張偉文般，在比賽中唱了吳香倫的歌而奪魁，自此便被當作是原唱人。《簾捲西風》是嚴沁的小說，一九七九年香港電台改編為廣播劇，《簾捲西風》便是廣播劇的主題曲。最近看陳浩德的訪問，他表示人人都以為《悲秋風》是他的首本名曲，原來原唱者竟是鄭少秋！很多人都聽過梅艷芳唱《濛濛夜雨裡》，以為她就是原唱者，其實她不是。真正的原唱者會叫你大吃一驚——梁朝偉是也。

若問起香港第一首原創電視劇主題曲，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說是《啼笑因緣》，這是錯誤的答案。一九七四年，仙杜拉將電視劇《啼笑因緣》的同名主題曲《啼笑因緣》唱個街知巷聞，難怪令人產生錯覺，以為它就是香港電視劇的第一首原創主題曲。事實上，若說香港電視劇第一首原創粵語電視劇主題曲，應是《煙雨濛濛》的同名主題曲《煙雨濛濛》，由顧嘉煇作曲，蘇翁填詞。此劇改編自瓊瑤同名小說，於一九七三年播映，由鄭少秋和李司棋分飾男女主角何書桓和陸依萍，鄭少秋更主唱主題曲。

不過，若說到香港第一首原創電視劇主題曲，則是於一九七二年播映的電視劇《星河》的同名主題曲《星河》。它由顧嘉煇作曲，瓊瑤填詞，以國語唱出，主唱者為詹小屏。《星河》也是由瓊瑤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由馮淬帆和黃淑儀分飾男女主角狄君璞和梁心虹。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各有在香港粵語流行曲史佔着重要地位的電視劇主題曲出現，可見那個正是香港粵語電視劇主題曲和插曲開始萌芽的濫觴階段。